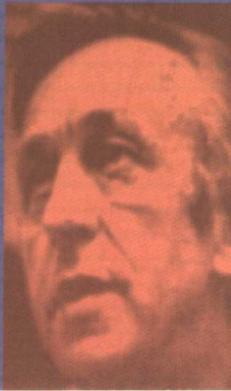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黑格尔的幽灵

——政治哲学论文集 [I]

原 著 【法】路易·阿尔都塞
翻 译 唐正东 吴 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I]/(法)路易·阿尔都塞著；唐正东，吴静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7 - 305 - 04198 - X

I . 黑... II . ①路... ②唐... ③吴... III . 阿尔都塞—哲学思想—文集 IV . B565.5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4818 号

E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Tome I Copyright © 1995,

1997, Editions STOCK/IME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 - 2004 - 117 号

丛书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名 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I]

原著 (法)路易·阿尔都塞

翻译 唐正东 吴 静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 - 83596923 025 - 83592317 传真 025 - 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1/32 印张 12.5 字数 290 千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305 - 04198 - X/B · 315

印 数 1—3000

定 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露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空无与黑夜：青年阿尔都塞的哲学关键词（代译序）

阿尔都塞这个名字，对中国学界来说并不陌生，在我们的研究平台上他早已算不上什么新角色了，但伴随其大批遗著在20世纪90年代的先后问世，这个曾经单一面孔、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完美高大得有些不够真实的阿尔都塞在光天化日之下出人意外地重生了。^① 在我们熟知的那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身后，悄然走出了一个曾经迷失于黑格尔哲学的信徒，一个早年身心满是病态的天主教徒和一个晚年脸色阴黑的前现代性的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家。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这幅真实的生存影像恰是阿尔都塞生前一直在努力遮蔽的真相的另一面，它导致了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戏剧性和无解之神秘。一个原先只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澄清之处光彩亮相的阿尔都塞和一个被精心雪藏的多面相的真实的阿

^① 1990年以后，先后出版的阿尔都塞的文稿有：《来日方长》（自传，1992年）；《论哲学》（1994年）；《黑格尔的幽灵——早期论著选》（1997年）；《马基雅维利和我们》（1999年）。

尔都塞在人们的研究视域中同时出场,^①原有的同一性固定幻像登时破灭,我们眼前惟余一团正在思想史的时空中渐次消散的迷雾。引用拉康的话——在那个自始就空缺的地点上,在无贴上的补丁脱落之后,露出的却是更大的空洞。这无疑是黑夜之王——他者的又一次胜利!

一、阿尔都塞真实的一生

1918年10月16日,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年~1990年)悄然降生于阿尔及尔近郊静谧而安详的比曼德利小镇。阿尔都塞的祖父是这个法属殖民地小镇上的公务员,外祖父则是当地的一名护林员,两家人素来私交密切。有意思的是,与阿尔都塞的妈妈露西安娜订有婚约的原本是阿尔都塞的叔叔路易,可是残酷的战争夺去了路易的生命,而幸运地从战场上生还的路易之兄查里斯回家后很快就向可怜的露西安娜求婚了,后者在无奈之下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可以说,父母这段曲折而成的草率婚姻对阿尔都塞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注定了阿尔都塞至死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年轻而痴情的露西安娜婚后始终不能忘怀死去的路易,虽然仓促与查里斯成婚并生下了阿尔都塞,但她却执拗地将这可怜的孩子以爱人的名字命名,以此缅怀早亡的恋人。因此,从降临世间的那一刻开始,在母亲的眼中,阿尔都塞就已不是作为他自己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没有独立生命的他人被期

^① 日本学者今村仁司说,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阿尔都塞最新文本群,向人们呈现了两个阿尔都塞,即“公开的阿尔都塞和秘密的阿尔都塞”。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待和怀念着，对阿尔都塞本人来说，“阿尔都塞”这几个原本属于自己的音节因倾注了母亲对恋人过多的深情而显得十分空洞，从母亲叫唤自己的声音中，他听不到丝毫属于自己的爱。这无疑是笼罩阿尔都塞一生的阴影，他后来曾说：

我出生之时便被命名为路易。……它更多地取决于我母亲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毕竟，它的发音是那个第三者的名字，那个剥夺了一切属于我自己的特性的人的名字。“路易”作为一个匿名的他者供随时传唤。它指涉的是我的叔叔，那个伫立在我背后的阴影：“路易”是路易，是我母亲所爱的男人，而不是我。^①

这段话悲凉而理性，字里行间的苦涩和绝望数十年里始终与阿尔都塞形影相随。在拉康的意义上，这还不是镜像阶段中那个夺去真我之位的小他者，而根本就是一种倒错式的不是“我”的他者。幼年的阿尔都塞已表现出作为思想家的天赋的深刻和敏锐，他几乎是在孩提的时代就看明白母亲心中牵挂的只是那个空无一物的名字本身，她唇间温柔的发音真正意指的是那个早已长眠地下的爱人，她并不真爱阿尔都塞这个冒名顶替的肉身。对露西安娜来说，人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没有实在的空无，而对阿尔都塞来说，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悲苦的无尽黑夜。这种被阉除的母爱和祛主体的分裂倒错，应该就是导致阿尔都塞后来精神分裂的深刻根由。

阿尔都塞的父亲日后成为一个银行经理，这也为阿尔都塞带来了一段经济上比较宽裕的家庭生活，但物质的富足并不能轻易舒缓他心理上的抑郁和存在情境中的孤独。1924

^① 阿尔都塞：《来日方长》，伦敦，1993年，第39页。

年～1930年，阿尔都塞在阿尔及尔读小学，1930年～1936年又在法国马塞完成了中学学业。受家庭的影响，阿尔都塞自小信奉天主教。不难理解，幼年的深刻痛楚和锥心的孤独使他对那从不显身的神灵和上帝之城深怀虔诚的敬意。1937年前后，阿尔都塞积极参与了那场“行动的天主教”运动。这是一场将社会主义导入神学的实践活动，它的口号是：“将宗教与社会改革相结合”。阿尔都塞成为所在学校中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左派生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1939年，阿尔都塞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院；同年，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应征入伍。1940年6月，阿尔都塞被俘，囚禁于德国战俘集中营内，悲苦的囚徒生活持续了整整六年，直到战争结束他才重获自由。但十分奇特的是，恰在这个特殊的复杂情境中，阿尔都塞才暂时摆脱了幼年家庭生活的阴影投射在他心上的如影随形的孤独感，行动上的不自由却使他在“无尽黑夜”中偷得了短暂的心灵和情感自由。更重要的是，阿尔都塞在集中营里遭遇了深刻影响他人生的共产党人皮埃尔·克里吉斯（Pierre Courreges），后者是阿尔都塞共产主义信念的最初启蒙。

1946年12月，阿尔都塞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海伦娜，当时后者已是一位有十几年党龄的法共老党员。可以说，与海伦娜的爱情和生活共识对阿尔都塞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可是不久之后，阿尔都塞就因患精神病而入院治疗，这恐怕是长期心理压抑所导致的生理病变，战争的磨难无疑加剧了这种主体崩溃。

病愈之后，阿尔都塞重入巴黎高师攻读哲学，师从著名的加斯东·巴什拉教授。在巴什拉那里，他了解了法国科学认识论，与后来的福柯一样，其结构主义缘起于巴什拉科学思想史中的科学构架及其认识论断裂的理论。阿尔都塞在法高师

的同学中还有对他影响颇深的雅克·马丁，后者是最早提出问题式的人。1848年，阿尔都塞在完成高等研究资格论文《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之后留校任教。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作为天主教徒的第一个阿尔都塞（阿尔都塞Ⅰ）迈向黑格尔哲学推崇者的第二个阿尔都塞（阿尔都塞Ⅱ）的理论步印。我个人认为，在这篇重要文献中，通过对黑格尔内容概念的讨论，青年阿尔都塞以空无为核心的颇具个性的哲学理路已初步成形，此时的他已不失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

就在这一年，阿尔都塞接替了乔治·古斯多夫的哲学教席，成为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一名哲学老师。从此之后，除外旅行之外，他始终没有离开过这所著名的学校。无形之中，高师也成了将他与现实隔离起来的高墙屏障。1948年10月，阿尔都塞正式加入法国共产党，从此，“讲授哲学，并努力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1950年，阿尔都塞正式脱离天主教，结束了神性与马克思主义同体的双子状态。20世纪60年代之后，阿尔都塞攀跃到了其理论生涯的最高峰，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大旗在阿尔都塞的手中高高飘扬：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两个文本，以问题式、症候阅读和意识形态等重要概念构成的独特理论框架造就了思想史上第三个最为光亮的哲学大师阿尔都塞（阿尔都塞Ⅲ）。他一跃成为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1969年，阿尔都塞写下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这也标志着阿尔都塞思想与拉康哲学的进一步贴近。

1975年6月，阿尔都塞在亚眠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8年，海伦娜与阿尔都塞同居，并于1976年正式结婚。可是好景不长，海伦娜的精神状况也开始恶化，并不得不接受心理治

疗，夫妻关系继而出现危机。并且，作为思想大师的骄傲的阿尔都塞无奈发现，自己的学术生涯已经很难再有更大的突破，对他而言，一生中最光彩的时段已经过去了。1980年11月16日，阿尔都塞因精神病发作误杀其妻，虽被免予起诉，但却再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之后，是阿尔都塞在欧洲学术舞台上沉寂无声的十年。1990年10月22日，阿尔都塞因心脏病在巴黎逝世。享年72岁。

阿尔都塞生前发表的主要著作有：《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1959年）；《保卫马克思》（1956年）；《读〈资本论〉》（1965年）；《列宁与哲学》（1968年）；《为了科学家的哲学讲义》（1974年）；《自我批评材料》（1974年）；《立场》（1978年）。1990年他去世之后，人们整理出版了一批阿尔都塞的遗作，其中主要有：《来日方长》（自传，1992年）；《论哲学》（1994年）；《黑格尔的幽灵——早期论著选》（1997年）；《马基雅维利和我们》（1999年）。看起来何其荒谬？——在阿尔都塞活着的时候，我们仅只看到那个身形高大的阿尔都塞Ⅲ，直到斯人已去，我们才从新的文本中发现了他有意遮蔽起来的真实的第一、二个阿尔都塞，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探讨“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第四个阿尔都塞（阿尔都塞Ⅳ）。

二、四个面相的阿尔都塞

从一个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的单一存在到四个异质的阿尔都塞同时现形，这个毫无预伏的变化立刻令传统的阿尔都塞研究平台暂时呈现出无措的混乱和迷惑。我以为，欲图打探这个谜底，前提便是准确呈现阿尔都塞一生所布展的复杂而苦涩的生存之谜和矛盾而痛苦的思想之谜。

1950年以前，阿尔都塞信仰天主教，可以说，上帝才是他思想的真正根基，我们必须直面他心里始终不曾完全抹去的神之残迹。在天主教教义中，相对于高高在上的外在神性而言，个人的现世生存是一种需要排解的虚假空无。肉体个人惟有通过中介，才能与万有的神沟通，在茫茫的世俗苦海中，个人主体必定要遍历物性苦难，最终赎尽原罪内省到一切皆伪方能两手空空重返彼岸的上帝之城。在启蒙话语中，上帝即是人自己被强制剥夺并偶像化了的类(关系)，是那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他者之后最大的大写他者。而新教改革的理路则是让个人主体直接与上帝(类本质)相关，上帝就在我心中，以此消除天主教中那种媒介化的遮蔽，让我与上帝坦诚相对，无处隐藏。当然，青年阿尔都塞曾经参加二战后出现的“行动的天主教”之类的教会革命，这种革命在经历法西斯与死亡的双重恐惧之后主张回归一种社会解放，这一将神恩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的实践神学甚至直接通达社会主义的人类解放。个人即空无，不在场的上帝之君临是阿尔都塞革命神性大写构架的开端。这一点尤为重要。

青年阿尔都塞的第二个重要理论站点是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不同，阿尔都塞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情结的反对必然凸显黑格尔哲学中与个人自我相近的自我意识。青年阿尔都塞选择与天主教同样无视个人(激情)标举普遍性绝对观念的老年黑格尔并非出于偶然。在他心里，人，仍然是一个黑夜。1947年完成的高等研究资格论文《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一文的核心，便是否定性的无(vide/void)。首先，这个无一方面联结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物相批判，物化现象之有实为本质之无、观念之空；另一方面，它又直接确认了启蒙境域中虚假个人本体之上帝(大写主体)的空缺。其次，在这里，青年阿尔都塞似乎是将黑格尔已经填补起来的康德

黑洞再一次显露出来，即自在之物的本体空缺之无，这种无正是真理之思的深层呼唤。其三，黑格尔逻辑学的初始概念之抽象到历史性生成的具体（抽象）观念，无非是空洞之无到实有之无的演化而已。特别是当理念物化和沉沦于自然、社会和个人意识的历史蛹变进程中时，绝对观念的逻辑构架就是君临实存的神威之无。其实，从黑格尔的否定个人主体的逻辑学无形圣殿到结构主义的无个人主体构架论，通道是直达的。在法国当时如日中天的结构主义语境中，青年阿尔都塞顺理成章地拒斥一切人本主义，包括他一开始就明确反对的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异化史观。此时，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中的伪个人主体论成了这一转换的重要精神原动。

20世纪50年代初，青年阿尔都塞毅然告别天主教，投入激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怀抱。^①十年沉默之后，阿尔都塞以一种光彩夺目的璀璨形象重新登场。法国新科学认识论和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学的支援背景，使阿尔都塞重新解读的马克思立即脱颖而出。可是，阿尔都塞长袖善舞，成功地遮蔽了自己的前期思想，使这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大师在世人眼中仿佛从天而降，来无源，去无踪。^②一度，人们只知道一个似乎天生就拒斥人本学逻辑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

不过，真相终究会现于人间，笼罩阿尔都塞周身的同一性烟幕终于随着新史料的问世而解蔽了。不过，突然面对一个多重形象的真的阿尔都塞时，人们倍感手足无措，倒乱了过去那种同质性的论说阵脚。那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正统黑格尔

^① 1950年，阿尔都塞致信他的恩师让·拉苦劳瓦，正式与天主教断绝关系。此信见本书第六章。

^② 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对自己某些东西的遮蔽是有意识的。他明确说过：“人不应当公开发表自己的手稿，也就是不应当公开发表自己的错误。”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黑暗的一面，他就是只留下光亮。

的信仰者与原先“结构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重身形在眼前交错重叠，我们不由得恍惚起来，特别是当看到晚年的阿尔都塞又在斯宾诺莎和马基雅维利的怀抱中突然回到古代原子论的“偶然遭遇的唯物主义”（1982年～1986年写作的《偶然的唯物论》），一时间我们更加认不出原先那个熟人阿尔都塞了。人们开始怀疑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未能善终，更有甚者，不由分说地将他宣判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这团迷雾造成了一种阿尔都塞思想的四元异质断裂和分立，在当代阿尔都塞研究中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不少当代阿尔都塞的论者只是将这四个各不相同的阿尔都塞在研究中外在地分列，却始终没能找到一种统合的研究理路。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无意进一步全面追索阿尔都塞哲学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在逻辑，而只想突出探讨第二个阿尔都塞哲学中的两个关键词，即空无的本体和作为黑夜的人。在我看来，这，就是贯穿阿尔都塞全部哲学思想的真正理论中轴。也许，它还会是一把芝麻开门的解密的钥匙。

三、空无：一种本体论的逻辑

如上所述，阿尔都塞Ⅱ的学术平台是黑格尔哲学。有意思的是，1948年的阿尔都塞是在充分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批评之后，仍然紧紧抓住黑格尔的。当然，这是一个经过法国式特定语境中介过的黑格尔，进行这中介的魔法师一个是著名的伊波利特，另一个叫考杰夫（Alexander Kojeve）。他们二人都是通过《精神现象学》来破解黑格尔的，其主要透镜即黑格尔精神证伪说中那出有名的主奴辩证法之剧。其实，这也是青年阿尔都塞洋洋十五万言的《论黑格尔思想中的

内容概念》一书的重要学术背景。

阿尔都塞Ⅱ的逻辑出发点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概念。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新颖的视角。当然，这里的“内容”指的已经不是思维平面中那个与形式相对的内容，而是“历史维度”中作为真理具体生成的内容。这可是一个大写的内容。青年阿尔都塞在此书的扉页上挥毫写下一句力透纸背的黑格尔式话语：“内容总是年轻的”。他赞成黑格尔的观点，“哲学是关于内容的思想”。“对黑格尔来说，思想决不能停留在门槛上，它必须进入到屋子里面；它必须居住在‘家中’，‘自在’，即在它的对象之中，在其自身的‘内容’之中。”^①其实，这个作为哲学对象的内容即为事物和过程的内在性，显然，这是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内外的“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内在性(Auswendig)”。青年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正是在拒斥康德式“表面的知识”和谢林机械的“图式主义”的基础上，才提出了这种“内含在其对象的生命之哲学观点”。

那么，什么是黑格尔的内容哲学呢？依我的看法，被青年阿尔都塞指认为“寓居在对象之中”的内容，就是内居于物象背后的理念丰富发展的历史进程，即那个显现为世界的无所不在的观念神。用阿尔都塞Ⅰ的话来说，即是“没有道成肉身的圣灵”。所以，在黑格尔那里，青年阿尔都塞看到内容表现为“既定物、反思和自身”。在这三种存在形式上，内容都是反物相形式、无形式和重新穿透异化形式的空无。日本学者今村仁司将这个无误认为什么“真空”或德谟克利特意义上的虚空，那是完全错误的。^②这个无，并没有任何物理空间的意

① 参见本书，第64页。

② 参见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页。

思，而是一种本体之无，因而理解起来十分困难。

第一个方面，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认知构架中发现朴素的意识只能停留在作为既定物的内容物象上，感性直觉以现在在手的给予性为前提，可是感性直觉没法发现，作为物相形式出现的内容其实是构成的，缺席了主体意识的支撑，我们就无法构成感性物相，所以，在真实内容的尺度上既定物相只是一个虚无，“存在直接就是虚无”。这是第一个无，是证伪意义上的无。它看起来依稀就是东方佛境中空或梦的那幅模样。

在这一维度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既定物是一种虚无。

只有在反思的时刻，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虚无的存在性的凸显；只有在这个时候，在既定物中经历过来的那个始源性的空乏，才会把其自身的内 容赋予其自身。^①

青年阿尔都塞把这种认知现象学意义上的感性证伪视为经验主义的经历，“对既定物的突然解构的哲学经历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经历”^②。他充分肯定黑格尔的这种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在后来的认识论研究活动中，感性经验主义的“看”的直接性始终是阿尔都塞批判的对象。《精神现象学》就是一部意识证伪史，它要指认的是感性物相形式的虚无性。当然，这种虚无的指认同时也反转为对真实存在的实有的确证，即观念之有。黑格尔将其视为本体的精神逻辑。

《精神现象学》也是其自身的解蔽；它摧毁了作为形式而存在的自身，在废除了意识与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之后，只

^① 参见本书，第 76 页。

^② 参见本书，第 74 页。

在其永恒性的内容中思索其自身的真理。这个内容就是精神在其中沉思自身的逻辑。^①

清除了物相形式的伪实存，这个逻辑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内容直接在场了。“逻辑本身就是那个最初的、始源性内容”。《精神现象学》的结尾就是《逻辑学》的开端。“逻辑学很显然是一种本体论，一种被纯粹地建构起来的内容，一个真理的始源性王国。”青年阿尔都塞甚至说，“《逻辑学》是第三部圣约书^②，我们从中不仅可以读到上帝的话语，而且还可以读到他的预测、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显现。”此处悄然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关联：黑格尔的这个逻辑正是上帝，它暗合了天主教徒阿尔都塞Ⅰ心中始终深藏的那个至上神灵。在他下意识的语境中，彼岸的上帝之城是内容，此岸的人世却是黑暗的物性形式伪在，面对上帝，孤独的阿尔都塞依然匍匐在地！之后，它又隐化为阿尔都塞Ⅲ的那个在文本表层空无的问题式。^③

逻辑是第二个无。这个无是一种抽象的开端，即否定性的“原动力”。青年阿尔都塞说，这种“逻辑的领域是抽象的；它不是一个既定物，而是一种原生性空乏，这种空乏只是依赖于它赋予其自身的内容而存在的。”^④这个无的诠释是有的放矢的，它打破了传统先验或后天的自在观，原生性空无是理念之抽象，相对于直接性的物相既定物，是一种“纯粹的空洞”，是“有从中起源的无”。这是一种无形式的纯粹内容，就像尚

① 参见本书，第 78 页。

② 尼古拉·哈德曼(Nicolai Hartmann)，《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柏林-莱比锡，第 2 卷，第 38 页。

③ 参见拙著：《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章。

④ 参见本书，第 80 页。

未坠落大观园的宝玉。

对黑格尔来说，自在并非一种被组成的整体：它是一种始源性的空乏，这种空乏通过其自身的运动而把它自己构建为一个整体。如果在这里可以谈论一种整体性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有可能被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可以说，这种整体性只是在其结尾处而存在的，这意味着自在只有通过参与，才能被分配给它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那些特征。由此我们可以说，它仅仅是某种隐藏着的东西，一种胚芽，某种其本身并不存在，但将会作为实存之物而显现出来的东西，某种具有直接性的东西，某种仍在来临的东西(*à-venir*)。^①

这里的无，是一种尚未存在的本体，一种没有实现出来的纯粹精神。

第二个方面，是作为反思的内容。在此层面，内容的反思并不是认识论，它表现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反性历史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纯粹的理念逻辑要获得实现，必得表现为非理念的现实历史。观念要实现出来，就必须成为他者。这是费希特的那个非我与自我。对此，青年阿尔都塞用如下的重要关系式来诠释：“内在的真理性必须在外在中被获得，小孩的真理性必须在成人那里被获得，种子的真理性必须在长满果实的树中被获得，逻辑的真理性只有在自然中才能被获得。”^②观念要生成，就不得不先沉沦为自然和社会历史。这样的沉沦真好比被打下人间的亚当和夏娃、或者好比从太虚幻境堕入大观园中的宝玉和仙草，再或者是不知道上帝与魔

^① 参见本书，第 83 页。

^② 参见本书，第 86 页。